



王家卫10年打磨《繁花》惊艳观众，构建城市文化与人的深度联结——

《繁花》：时代琳琅，“阿宝”不响

□青岛日报/观海新闻首席记者 米荆玉

艺海观潮

2013年12月，导演王家卫与作家金宇澄见面谈《繁花》。谈了20分钟，王家卫当即敲定，不仅要拍电影版，还要把《繁花》拍成自己的第一部电视剧，且是沪语剧。

10年后，随着“阿宝”胡歌爬上自己修了三次弄堂的屋顶，观众在2024年的门楣上看到了一个上世纪90年代的上海：80年代质朴的底子仍在，21世纪的繁华扑面而来，森林般静默的老洋房一座座铺开去，阿宝拎着酒壶，“一番逍遥，一番惆怅，瓦片温热，独饮正好”。

2023年12月27日，剧版《繁花》通过央视八套和腾讯视频与观众见面。《繁花》出现后，能否迅速辨识剧集领域的影像观念并拥抱变化，已经成为鉴赏水准的金标准。作为跨年大戏，《繁花》跳出了三个固有偏见：一部以上海人为主角的剧集，用一个儒雅重情义的“宝总”取代了《渴望》里的“王沪生”；一部以上海为舞台的剧集，巩固了国人这些年累积的“规矩”“腔调”等上海同义词词汇；一部以上世纪90年代为背景的故事，抛开了“还原旧时光”的思路，给出了“尊重回忆滤镜”的新思路。

中国之大，其他城市没有“黄河路”也有“闽江路”，没有“阿宝”也有“小哥”，《繁花》是不是可以复制的？《繁花》的复制从作家开始还是从导演开始？王家卫具有颠覆意义的开年剧带给了观者链式思考。



“不响”：回忆震耳欲聋

小说《繁花》最引人瞩目的还是文本里出现1300次的“不响”。书中人物听到八卦时，被逼问真相时、见证大时代变迁时屡屡用一句“不响”来带过，表达微弱的情绪波动、内心爱憎的明灭。小说里不做解释的“不响”，在王家卫剧中借由“阿宝”之口做了解释，“做生意先要学会两个字：不响。不该讲的，讲不清楚的，没想好的，没把握的，为难自己，为难别人的事情，都不响。”在这里，“不响”变成了上海人内心潜规则的外化形式。

是普通话版或是沪语版，无损于王家卫《繁花》里强烈的上海性格，它更像是一部《上海传》，“阿宝”二字随时可以替换“上海”二字来代替。观众多想一步就会疑惑，“阿宝”为什么发财？仿佛他穿上宁波红帮裁缝的三件套，就自然而然拥有了资本市场第一桶金。财经博主注意到“至真园”这个关键节点，至真园遭遇厨子跳槽危机，爷叔说“我有几个好友从香港过来探亲，带了私人厨子”。接下来，钟镇涛领衔的一批正宗私厨入主后厨，有人从这里推演出了香港资本与上海资本之间的款曲，连带阿宝背后的金主也呼之欲出。镜头切换到玲子的“夜东京”，深圳股市霸总与上海股市散户的碰撞具象为黄觉与胡歌之间的较量，将30年资本市场晴雨化成了私厨里的觥筹交错。王家卫挑开包间的门帘，让我们看到了“不响”的里子。

《繁花》与观众之间，这次没有影评人当中介，正所谓“王家卫注解王家卫”。王家卫主动把自己的电影格调调低了一格，突然间，潜台词都清晰了，配乐本土化了，演技也更表面化了，汪明珠在屋顶吃咸水棍，像是安迪在肖申克的屋顶喝啤酒。单就插曲而言，《繁花》已经足以让考据癖满足了：阿宝在香港遇见初恋雪芝，小提琴前奏带来温兆伦的《随缘》；费翔商场里宣传三羊牌，唱跳的是老粉丝钟爱的《冬天里的一把火》；阿宝在异国他乡初遇玲子，背景音乐是《东京爱情故事》主题曲《突如其来的爱情》。《繁花》前14集出现了56首歌，甚至有王家卫处女作《旺角卡门》主题曲，这种暗暗的用心，也让歌迷津津乐道。

《繁花》勾起了知识分子、入门级影评人的表达欲。从影迷、歌迷到原著党，《繁花》可以说的太多，之所以“不响”，是发现自己其实没有什么新意，已经被王家卫说尽，已经被上海掠美，只剩捶胸叹息的份儿，这是“不响”之响，余韵绵长。

“时代”：大时代与小时代

《繁花》开播后有个奇异的现象：来自上海之外的调侃很睿智，一个登上热搜的评价是把它比作《小时代之繁花时代》，评价它的漂浮、虚浮、不及物；上海评论界引《繁花》为骄傲，认为它还原了回忆里的上世纪90年代，那时候，社会色调丰富，人们像是在迎接一个巨大的飞船，而且飞船永不落地。对“阿宝时代”的回顾，让人不由自主戴上一层增强现实滤镜，所以，当剧迷对照王家卫镜头

里的至真园跟现实里黄河路上的荟圣园，会无比失落于“真身”的败落与灰颓，更加依恋《繁花》里至真园金碧辉煌的画：仿照了澳门葡京酒店的装修风格，雀笼的外形，钱财易进不易出。”记忆与真实都矗立在黄河路的原址，王家卫拍出了记忆滤镜，让真实如小厮般退避。

《繁花》播出14集后，青岛剧迷“阿战”在朋友圈贴出了一张《杀人街的故事》旧海报，配文为“早期的简版《繁花》”。确实，哪个城市没有一条黄河路这样的见证上世纪90年代的美食街呢？上世纪90年代上海人对黄河路的回忆，恰好是王家卫镜头里那么热烈堂皇、纸醉金迷，这种回忆滤镜，从美食、建筑到文学，所在皆是。

聚拢在《繁花》里的上海演员，也是上海特殊性辩护者。从主角里的胡歌、唐嫣、马伊琍到演配角的钢琴家孔祥东、球星范志毅、“济公”游本昌，一旦更换了沪语，立马呈现了一种文化上的间离之美。

《繁花》让观众意识到，上海女人不是《花样年华》里的张曼玉，不是那种用打字机的停顿表达“苏丽珍放弃周慕云”的女子。王家卫用菜肴来体现上海女性的特质：“夜东京”老板娘玲子骨子里泼辣、决绝，一碗馄饨就盘剥了阿宝50万，她那道招牌菜“阿宝炒饭”，用开水烫过的隔夜米饭不稀奇，配菜讲究得过分——糟鱼要吃吃七宝的，鸡爪要吃川沙的，朱家角的酱菜还有崇明的糕，换了一样阿宝都不肯下箸。分道扬镳的汪明珠也是一道菜：排骨年糕。跟阿宝共度的四年里，两人如这道菜般黏糊纠缠。一别两宽之后，排骨是排骨，年糕是年糕。孙俪被调侃是沪籍演员里罕有的未参演《繁花》，大概是王家卫找不到孙俪可以比对的菜肴，反倒是她儿子“等等”客串了配角。

张爱玲在《到底是上海人》里写道：上海人是传统的中国人加上近代高压生活的磨练。阿宝在李李、玲子、汪小姐三个女人之间周旋，每个都不是他的真爱，面对逼问他回答：“我的一颗心，早就交给这个火热的市场了”，这句台词放到2024的语境里，就是年轻人熟悉的“要搞钱”。作为“阿宝”的他重情重义，宁可为股市领路人背黑锅，为汪小姐出头挨耳光；而作为“宝总”的他骨子里充满了追逐商业利益的热情，反倒是爱情退到了次位。高压生活让阿宝变成了宝总，丧失了身份上的大格局，剩下的是“上海人”这个容易识别的文化符号，小说《繁花》原稿的名字就是《上海阿宝》。

剧版《繁花》的热播，让观众回头重新审视《小时代》。二者很多地方趋同：都是一群皮相好看的人，有爷叔所谓的“派头、噱头、苗头”；都处在浮华的都市背景，从威士忌到三件套样样考究，过手的都是这个时代最精华的部分，亦即欧·亨利所谓的“葡萄、蚕丝、原质地的最好制品”；都要把自己放在身份认同最安全的地方，哪怕意味着不断斩断和舍弃。

我们认识了时代的“小”，逐渐放下了对郭敬明的成见；1993年背景的《繁花》和2007年面市的《小时代》相继开过黄浦江同一片水面，水面平复了，大时代给小时代留下了航道。

记者手记

耐得住书写的城市

□米荆玉

一部作品能极尽还原城市味道，难能可贵。《繁花》开头第一句“独自上楼，最好是夜里”，城市与人对照的幽微曲折，尽在其中。作者金宇澄也出现在全剧第一幕，胡歌问“书的名字想好了吗？”金宇澄答“没想好，不过第一句是：独自上楼，最好是夜里。”这种闭环结构，需要同时熟谙小说与剧集才能体味。

耐得住书写的城市，需要耐得住书写的作家。杨志军去年获得茅盾文学奖后坦言：“我很不满意我对青岛的书写，我挖掘得不够好，尤其

这座城市与海洋连接这么紧密，我们并未发现海洋给这座城市带来的力量和氛围、对这座城市的诞生起到的作用。”在杨志军看来，早期外迁来青的中原文化在青岛遇见了海洋文化，“不理解海洋就不理解青岛的人文，而文化是依附于自然的产物。早期青岛人带来了中原的文化，但是跟眼前海冲撞后产生了变化，我希望用这个新角度看待青岛。”

打开《繁花》的方式，实际上也是打开上海文化的地层，看到一代代文字书写、影像书写沉积

的过程。评论家唐诗人指出，“上海味”是《繁花》的支点，“上海味是什么？张爱玲的小说、王安忆的小说、金宇澄的小说以及更多年轻作家如张怡微、王占黑的上海题材小说，所提供的上海味都不一样，加上影视剧就更多了。金宇澄不是超越谁的问题，而是《繁花》创造了新的上海经验，新的‘上海味’的问题。”对于青岛来说，“青岛味”的累积显然需要更多的青岛“阿宝”爬上屋顶，向这个繁华的都市交付个人经验和生命笔墨。

刘俊谦：重塑公共艺术的“双向理想”

□青岛日报/观海新闻记者 崔燕

刘俊谦算是国内最早接触并塑造、影响当下公共艺术格调的那批人，对公共美学的建立和对雕塑艺术的再造，使得他在文艺与现实的时空维度里，找到属于自己与时代的平衡点。他用自己的审美意识，鼓励更多人重新认识自己身边的“审美空间”，构建身边的文化生态，回归艺术生发于生活的烟火气，从而重塑公共艺术的双向理想。

“青岛是我的福地。无论是儿时对未来审美定式的启蒙，以及在青岛工作40年来的各种绵密互动与诚挚成就，青岛都给予了慷慨的馈赠。”刘俊谦说，他出生在青岛，外祖父、外祖母都在青岛生活，他在这里生活到6岁。此后，他回到济南父母家中，然后又在这座城市一直到大学毕业。但冥冥之中，他还是认为自己应该属于另一个城市，“因为童年的温度，给予一个人是一生的刻度与印迹。”多年以后，他知道，这座城市正是青岛。

“当时，我住在无棣三路，波螺油子和天主教堂离那里很近，也正是这两个地方留给我的印象最深。我家有个亲戚，住在天主教堂里面。每个星期，我姥姥都会带着我去教堂串门，所以，很小的时候我就对教堂有着很深刻的印象，等我长大了才知道那座教堂已经有近百年的历史，是德国人建起来的。波螺油子石头路给我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铺路的方式跟现在不同，承载着匠人做事方式的思考。”刘俊谦说，随着时间的推移，青岛在他心中的记忆由清晰到模糊，再由朦胧变得层次分明。那时每到假期，他都会去波螺油子看看。每次经过波螺油子，都能感受到时代发展和城市变化所留下的痕迹。那时，他就想到，可能有一天他会用自己的方式为这座城市做点什么，或者雕刻下一些不一样的符号。

“从上大学算起，我已经投身公共雕塑这个行当40多年。记忆中，当时的老师比学生多。可能学雕塑是个苦差事，需要体力、脑力和眼力的结合，好在我比较喜欢动手活儿。几年的学习算是入了个门，毕业后，我分配到青岛市工艺美术校教书。”上世纪80年代初，刘俊谦就读于山东工艺美术学院雕塑系，是第一届雕塑专业的毕业生。当时对雕塑毕业生的社会需求很是寡淡，毕业生最好的出路无疑是做教师。正是因为这个机缘，使得他在教授了几年基础美术课后，重新踏入雕塑的河流。

“我刚参加工作的时候，主要是教授学生素描，正是这个过程锻炼了个人的绘画功底。再接触雕塑，要从工艺美术并入青岛科技大学说起，当时，学院成立了公共艺术专业，才有了雕塑基础课。”刘俊谦表示，为了配合教学，这期间做了大量的雕塑习作，也去中央美术学院完成了高阶学习，二者加持，最终实现了他与专业的“双向奔赴”。

“我是一个幸运儿，赶上了一个万物竞发的好时代，有能力也有机会释放个人的艺术理想。”刘俊谦说，2000年之后，城市进入一个高速发展期，塑造新型的城市环境成为时代的艺术洪流。擅长大型景观雕塑及公共艺术创作的刘俊谦，自然而然地参与到诸多公共艺术项目中，比如烟台滨海景观大道海洋主题雕塑群、第三届亚洲沙滩运动会海洋公园大型浮雕壁画、山东百位历史名人雕塑、诸城沿河公园历史文化墙、中铁青岛机场段大型铜浮雕壁画等。当然，他更多参与的是青岛的公共艺术建设，比如奥运景观雕塑、上合峰会景观雕塑以及海边的主题雕塑等。这些作品具有扎实的传功功力，也在意境传达方面展示了具有国际气质的先锋性和实验性。

刘俊谦的朋友王灏远说，当年，刘俊谦和山大一大批顶级学者是邻居，诸如萧涤非、莫叶、王仲华、邓从豪、刘敦愿老先生，常讲起他们的趣事。“有一次拜访刘俊谦老师时，他给我展示了他为已故学者、书法家王长水先生做的一尊雕塑，长水老师的音容笑貌跃然眼前，一下子让我有种仿佛回到校园，亲聆长水老师教诲的感觉。”王灏远印象深刻的还有刘俊谦曾为民国大学者傅斯年创作的全身塑像，这尊雕塑再现了傅先生轩昂的气度。

如今已过花甲之年的刘俊谦依旧被“留”在校园里做着与雕塑、与公共艺术有关的教学以及延展工作。他正在组建动漫雕塑工作室，“动漫”这个在常人眼里非常“卡哇伊”和二次元的词语，在刘俊谦看来，有了更多理想化的厚重色彩和新美学样式。以后，这些雕塑会让青岛这座海边的城市拥有更多新鲜的活力与时尚感，“这座拥有童话色彩的城市，会因此更加有趣而动感。”



刘俊谦



图1②③④⑤：电视剧《繁花》海报及剧照。